



## 乡土,在寂静中倾听

□杨建华

乡土,在情怀的天空下,应该是难以丈量其高度和宽度的,因为她深厚而丰沃。

无论是远离还是坚守,乡土总是以一种寂静的心态,接纳或倾听风雨过往。尽管一个人的忆念再如此深沉或厚重,乡土仍会让你的思绪轻盈地飞来飞去,就像多年未见的萤火虫,那一闪一闪的晶莹光焰,温暖我曾经单薄和干涩的梦幻。

当乡土从概念化进入形象化的心灵,更因为刻骨铭心的一匝匝影像,诠释了我心中的纠结。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,一个名为杨家营的村庄,依然会在文字中、在画笔下、在镁光灯下呈现不同体貌、不同姿势、不同色彩的光晕。乡土是血脉流淌的源头,是亲情生长而聚集的土壤。

那是一个早晨,老家么叔打来电话,认真严肃地说:你父亲的坟有点问题,右侧的石头斜得厉害,下大雨怕垮了,专门打来电话告诉你。一句沉重的话语,心头顿时一惊,便细问起来,么叔把他所看到的情况,认真地向我描述了一番,言下之意,最好在清明节期间回老家一趟,抓紧时间处理。

在乡土上,不仅因为村庄才是繁衍的标志,而一座座坟茔也算是传承血脉香火的一种符号。在清明节那天,兄弟三人回到了老家,为父亲的坟茔做一次虔诚的修葺。

只要坟茔存在,村庄就会更加茁壮,老家就不会苍凉老去。触景生情,睹物揪心。想到父亲过世不久,母亲突患脑溢血,半边身子瘫痪,生活难以自理,也只好随我进城照料她的生活起居。因此,那几间陈旧的木板房被一把铁锁紧紧锁住,孤单地留在乡土上,寂寞地守望着四季过往的风雨阳光。事实上,那几间老旧的房子里,依旧保持着母亲在家时的格调,桌椅板凳一直未动,锅瓢碗筷等物品,原封未动地搁放在碗柜里。惟有一只与母亲相伴近五年的小黄猫,只能让隔壁的隔壁的老人饲养了。曾有几次回老家,听说那只小黄猫时常蹲在门口,声声呼叫,又静静地张望,期待为它打开房门……细微之事,铜

针般疼痛。如果时光流转,再次坐在火塘周围,那只小黄猫蹲在父亲或母亲的怀里,是一幅纯真平淡的生活画面。此时,只能机械地回想童年时光和成长岁月,一家人在一起度过的那些快乐而苦涩的时光,以及或喜、或悲的往事。

父亲的坟茔很瘦小,静卧在山坳间的一块田里。触摸着冰冷的石头和湿润而散发着气息的泥土,有什么烦恼和忧愁不能释怀呢?心灵皈依,见到坟茔如见到父亲在乡土上的伟岸和挺拔,虽无语交流,仿佛能感觉到父亲曾经的话语在耳边回旋,静静地走过田野、走过山高水长……

按老家风俗,修缮坟茔要找出一个黄道吉日,兄弟三人,顶着清明时节的阳光,不急不躁地干了近三个小时,算是略表心意完成对父亲的孝敬。

如今,回到老家院坝,第一眼触及的是堂屋那扇大门,若关门上锁,估计耄耋老人上坡做农活去了,门开着,就会在家。当老人应声而答后,站在门槛里,从皱纹里绽放出慈祥的笑容,如此温馨,暖意融融。虽是一次短暂的皈依,却享受到纯净的乡土亲情。

二十多年前的老家,大院套小院,小院连小院的村庄,一个个童年玩伴在一起嬉闹的情景,苦涩中的欢乐记忆,也只能通过仔细搜索,在记忆中寻觅逝去的那些零碎的痕迹。如今,庇护我二十多个春秋的老房子,陪伴我的那套老院子,只能拜托这位八十多岁老人,寂寞而孤独地守护着生命的原点。

何时翻盖老家房屋?何时除掉房子周围荒草?某种无可奈何的情感和思绪缭绕在心头,常常盘旋在夜梦之中,让寂静的乡土倾听我的心跳。

在乡土上,我还有多少该做的事忘记了?还该迅速了却的事情却谎称没有时间呢?我想,修补有关乡土的记忆,也许我一生都无法办理完成,便在一一张张纸片上,与时光一起涂抹心灵的色彩。

梦中乡土,或许只能静静倾听。



## 秋刀鱼

□罗耀

在秋天,达州的滨河路,我常想趁乱饮入一把刀子  
在酒与火中蒸眼泪  
一意孤行,焚毁多余的肉体  
呼吸,以及残留的水分  
——在秋天,面对刑具  
我如悟仪式,自蛻鳞片  
形销骨立

## 行走龙城话石窟

□彭辉



龙是中华民族沿袭数千年的重要图腾之一,游览以龙城为别名的太原,便增长了几分见识。

天龙山是太原城郊的一座名山,山名有个“龙”字,我一下子就想到了与“龙城”(太原的古称)有关,太多的帝王和这座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,可謂是潜龙之地,称为“龙城”实不为过。传说宋王朝时,把晋阳叫作“龙城”,在他们的视野中,系舟山为“龙角”,龙山、天龙山为“龙尾”,晋阳正当蟠龙的中心,故常有“真龙天子”的出现。赵宋王朝怕再有人起来与他们争天下,于太平兴国四年(公元979年)放火焚烧了晋阳城,次年四月又引汾水、晋水灌了晋阳城的废墟。还有一说法是远古的唐尧和大禹在此建都,我认为是有失准确的。比如说,尧初封于陶(今山西襄汾陶寺村),后改封于唐(今太原)。今日临汾古称尧都,尧先受封于临汾以南的襄汾,后定都于临汾,不大可能改封于太原的唐,唐在上古时有南唐、北唐、西唐之分,均在山西,此处应为南唐临汾一带。由此陶唐氏之“陶唐”便在地理上没有断点,即今临汾一带,因此称陶唐氏、唐尧。后定都于平阳,即今临汾,而非太原。大禹则定都于安邑,今山西夏县,国号夏。因而准确的表述是殷商时太原为古国北唐,东周后期韩、赵、魏三家分晋,赵国定都于晋阳(今太原)。

我的某个猜想和传说故事一样是有失偏颇的,天龙山原名方山,后因北齐年间建立了天龙寺,才有了现在这个山名。大多名山都有石窟,一种源于印度佛教的建筑形式,在黄河流域分布广泛,四大石窟(莫高窟、云冈石窟、龙门石窟、麦积山石窟)均在这一区域。随着佛教的推广和信徒的不断增多,南方不少地方也出现了石窟,在四川生活时常去的巴中南龕石窟应该就和此一脉。已近不惑之年,对“举头三尺有神明”别有一番感悟。佛亦好,道亦好,归总是教人向善求真。于是相信,每一场相遇都是重逢,每一段重逢都值得珍惜。

禅语云,心中有佛,哪里都是修缘。化而言之,心中有景,哪里都是旅行,我使用此来慰藉无法去大同云冈的遗憾,其实距离太原只有几个小时的行程。同样是因为时间仓促,对天龙山,也不过是远望而已,正所谓“高山仰止,景行行止。虽不能至,然心向往之”。我竭尽双眼之力来触及这座大山,并遐想那且多且精的个个石窟(全国排名第六),或许想象中的石窟艺术比实地观看更富特色。在我勾勒的景色里,少不了群山耸峙,森林茂密,想必在疏条交映之下,便是那各具特色的石窟,抑或还有那百花争艳。